



[日] 原百代 著 • 譚繼山 译

武则天 3

台湾 高阳 校订

「日」原百代著

譚繼山譯

武則天

卷三

台灣高陽校訂

目 录

紫帐称制篇

- 3 学习辅弼
- 7 被废者之路
- 9 金与黑
- 15 李敬业之乱
- 39 乱后余波
- 42 房陵暗云
- 46 美如少女
- 50 千金公主
- 53 江湖郎中
- 63 葡萄美酒
- 69 奉献灵药
- 72 女帝新欢
- 77 妖僧出现

阿修罗篇

- 87 告密之门
- 93 酷吏的出现
- 97 罗刹出现

102	流放官的宿怨
105	装饰用的马
111	赶走“嫪毐”
116	杀一儆百
118	背叛异闻
125	忠诚试金石
129	明堂的建立
133	死囚的反击
137	宝图
140	宗室叛乱
148	歼灭各王
151	尚方宝剑
154	肃清之刃
157	拜洛大典
159	万象神宫
163	袞冕
165	肃清第二波
167	美德之不幸
170	潜逃的结果
173	酷吏传
175	罗织经
177	阿鼻叫唤
180	恐怖政治下的文武百官
184	宿怨迸发
187	谏奏
189	外患
190	改历与则天文字

194	殿试
197	酷吏传续
205	维护正统司法
209	肃清唐室

紫帳称制篇



学 习 辅 弼

称制是由太后、皇后等，正式代替天子颁发诏书。太后正式称制，经常御驾紫宸殿，垂下浅紫色的帐幕，在帐后听政。不过据考证，在洛阳宫是没有紫宸殿的，如果以长安蓬莱宫的紫宸殿做比照的话，在洛阳指的大概就是贞观殿了。

她的身旁经常站着秘书上官婉儿。

婉儿第一次觐见太后时，还是个梳双鬟发式的十四岁小女孩，如今她已是二十一岁的亭亭少女了。乌溜溜的秀发，梳成当时流行几乎有一尺高的发髻，以步摇、金钗装扮在发上；可爱的耳垂下还摇动着碧玉金耳环，看起来是那么地清爽。同时，她喜欢穿红绸上衣、绿绸裙子，这些鲜艳的色彩，更衬托出她装扮的美俏，使人一看就发觉，她那洗练突出的姣好身段，及动人的楚楚纤腰。

虽说是楚楚纤腰，但已不是过去“楚王好细腰”的那种做作了，婉儿不仅有纤弱之美，在柔软中还带有冷静智慧，有如书香一般飘逸的气质。

七年时间带给人的改变，不仅仅只是身体的外型，在精神方面也有更大转变。当初十四岁的婉儿，从神情上看来，显然还有顽强倔硬的影子存在，一旦从后宫婢女身分，突然被提拔为武后身边的秘书，确实使她产生强烈的紧张和困扰。可是，武后却从这个小姑娘的那偶尔不经意地露出的异样眼光中，发觉到她心里隐藏着的不安感情。然而，武后仍深信着婉儿的聪

明，以她的灵巧，相信不久就会打破那种迷惘无助的心，露出明朗的笑颜，去迎接她的阳光。

总之，善于识人的武后，对开拓这个女孩的内在稀有才智大感兴趣。

首先使婉儿感到瞠目结舌的，是武后的繁忙及敏捷处理事务的精力，她那仍充满有如年轻女性一般的活泼生气，真是令人奇怪！

不管武后多么固执，思青春期少女的心本来就是轻柔而富感性的。武后具有能使任何人都屈服的威严，及充满光彩的仪容，内在里还含有除非是女性独具的细腻感情；微笑时，有那种使人恍惚的独特魅力。每天接触这种盛大的光辉，久而久之，婉儿已经为之倾服，有如匍匐在巨大女神像前的巫女一般，开始对武后产生由衷的信仰和无限的憧憬。

婉儿这个少女敏锐的感受性，也正确地感觉出，这位伟大的女神，正以不同凡响的温柔心情，等待机会要开启她的才华。

从此以后，婉儿象一块吸水海绵一样，尽量从武后的言谈中，贪婪地吸收各种知识，及新的价值观念，能每天直接接触到政治，是她的无上特权，婉儿也确实了解这种特殊情形。

想起武后从前还是“才人”时代，在时时刻刻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光中，却以冰霜般的冷静，在屏风后面聆听唐太宗处理政事的情况，不断在学习“活的帝王学”的往昔，和现在迥然不同的时代相比，要说环境有“天壤之别”，也不能算是过言。而婉儿不但没象武后往昔一样，受到君主对自己生命的威胁，反而在武后温暖的指导下学习一切。最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武才人心里，始终有所谓“天命”的宿命论业火在熊熊燃烧，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反之，如今婉儿却没有特别明确目的，而是逐渐理解所谓的“帝王”，学习如何辅佐帝王的为臣之道，这和当年的武

才人，是有很大不同的。

婉儿受诏去当武后近侍后不久，她的母亲郑氏也离开掖庭，到距离武后常御殿不远的别院居住，这别院也就是婉儿女女的住所。但婉儿在武后的常御殿内有专用的房间，只有每五天一次的赐浴休假日，才有机会回到母亲的身边陪伴。

好不容易盼到相聚的赐浴日，母亲想多照顾女儿，整天缠着婉儿不放，这种情形常常使得婉儿感到十分困扰，不知如何是好。

郑氏年约三十八、九岁，许是长久做宫婢工作，十分劳累，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多了。

在郑氏眼里看得出来，随着岁月递邐，婉儿和她的话越来越少，也越显得陌生了，好象彼此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这使郑氏感到害怕和焦虑，也许是做母亲的本能反应，使她感觉到婉儿的心已完全被武后迷住了，她甚至对武后产生嫉妒感。

“……这女人过去抢走了丈夫、公公，以及房屋、财产，现在连我唯一女儿的心也要偷走了……多么贪心的女人……”

从郑氏嘴里，常会自然流露出一些唠叨话：“太后对你这样好是可喜的，可是你该没忘记祖父和父亲的遗恨吧！”

“嘘！”

婉儿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那神情对郑氏来说，可能终生难忘。

“太后是肩负大唐帝国命运的人，您如以为她和我们是一种的女人，那就大错了。我现在方才了解，太后的心事不是我们轻易猜得出来的。而且，俗话说‘隔墙有耳’，妈妈，您说话怎么这么不小心？一点也不象是经历许多痛苦的人说的话，万一出事了，我也跟着要受连累的。”

郑氏听完，低头无话以对。

对于太子弘突然死亡，对于社会上流传极不负责任的流言，婉儿感到十分生气。可是看到应该和她一样愤怒的太后，却如石像一般沉默，一句话也不说，保持冷静淡漠，只专心国家朝政的情形，使婉儿内心的愤怒更是无处排泄，她只得尽全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使那时常想冲口说出的话得以又咽了回来。

婉儿侍候在太后身边，亲眼看见贤被立为太子，然后又由于“叛逆”的铁般证据而被废的下场，又由于太后的命令，经常要为她代书给太子贤信件，这些经验使婉儿对“帝王之道”的严厉性，有极其强烈的印象。同时，由于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这个凶器，使这位伟大的女性产生很大的苦恼；而婉儿只能以惊叹的眼神来看太后以惊人耐力，克服这种苦恼的过程。

说实话，在这以前，从未谋面的祖父、父亲，在她心目中虽然有着蒙眬的形象，然而，经过两位太子事件的教训后，婉儿已经能够确实地向埋藏在心底深处的祖父、父亲亡灵告别了。

不久，在废除中宗皇帝的事件中，婉儿已能够完全以冷静的态度，去记录太后的口述；在心中对太后的决断，当然也是全面性的赞成。

被废者之路

使臣丘神勣到达巴州了，这是贤因叛变而被废除太子之位，贬为庶人居住的地方，他立刻将贤监禁在斗室内，再从室外强烈逼迫，终于使贤自缢而死，这是文明元年（公元六八四年）二月二十日的事情，当时的贤只不过才三十一岁而已。这也是高宗在位时，太后下诏把贤贬为庶人，把他流放到巴州以来，仅仅才三个月以后的事情，实在可怜，他的遗体埋在巴州化城县境。

三月中旬，丘神勣从巴州回来，向太后报告贤自杀的经过。

十六日，太后在宫城南门的右侧——显福门，为贤举行“举哀”仪式。所谓举哀，是指文武百官在宫门左右整齐排列，全体同哭三声，表达对贤的哀惜之情，然后再大哭三声，依次肃穆退出的礼仪。太后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第二天，太后将已故庶人贤追封为雍王，接着以误解太后旨意，迫使贤自杀的罪名，把丘神勣左迁为叠州刺史。依照古法朝廷之列位以右为尊，左为卑，故官吏犯错降级称为左迁。

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哄人做法而已。丘神勣没多久就被调回，任职左金吾卫将军，他以后成了唐朝有名的酷吏之一，但全由太后一手操纵。

贤的自杀，表面上是他承认犯了叛乱罪。

贤的遗子有光顺、光仁、守义三兄弟，在这以前，兄弟三人都和父亲在巴州一起生活。由于父亲叛乱的罪名，产生了连坐关系而遭到连累，三兄弟都被当成囚犯送到洛阳，监禁在官

中某处，连到院子走动的权利都不被允许。古时候的连坐法是很残忍的，只要一人犯罪，他家里的人及亲友都会受到牵连。

至于三兄弟当时的年纪，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知道次子光仁约十二岁左右，不过以父亲贤当时三十一岁来推断的话，长子光顺最多大概也只有十四、五岁吧！可怜小小年纪，就当阶下囚。

三兄弟虽然对父亲的不幸遭遇感到遗憾，但被监禁后，身不由己，想办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了，这三位年幼的贵公子，也只有终日以怨泪洗面。又由于担心负责警卫的宦官耳目，即使在兄弟之间，彼此也不敢把这种怨恨倾诉出来，每天面对着那些无礼的宦官，兄弟三人的眼神中常流露出刀刃般敏锐的光泽。

“父亲的仇人，也是祖母仇人的武曌，你绝对不得好死，还有这些卑贱的走狗们；都掉到地狱里去吧！坏人要遭天谴的……”

他们眼中白色光泽，正散发着无言的悲恨诅咒。

他们的祖母是武曌的姐姐——韩国夫人，父亲贤在有生之日曾对他们谈过，祖母也曾遭到武曌的陷害，难怪三兄弟如此坚信不移。

四月二日下午，武后下达圣旨，要原来监禁在宫里的废帝——当今庐陵王显，迁移到房州（湖北省房县）去，显和废后韦妃及子女们立刻动身。初夏的洛阳，一行人在忧悒的旅途中前往房州。但当月十四日，却又在路上奉旨，再迁往均州（湖北省郧阳县）流放，翻来覆去的流放，令人更伤神。

贞观末年，显的伯父魏王泰，也被流放到均州，最后病死在此。如今显又要在这不吉祥的房子里，和他的妻子们，一起度过忧闷的日子。尤其当他得知二月间，他二哥贤自杀情形后，心里担心不幸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他身上，以至于在均州的这段日子里，庐陵王显整天都在恐慌中生活着。

金 与 黑

五月，高宗的灵柩从洛阳的殡宫，移往长安。那蜿蜒行列，从东都出发，抵达长安以后，灵柩埋葬在长安西北乾州城（奉天县）北五华里的梁山之上，那里有早已建好的乾陵。

七月，在西北方的天空，突然出现巨大的彗星。看到那拖着两丈长尾巴的凶星，全天下的人民都为再一次的饥荒、洪水、战乱的来临，而感到人心惶惶。各地的佛室、道观，连日来也举行各项祈祷。然而这颗凶星，却一连几夜都高挂天空中，似乎在向全天下的人民诉说不幸事件的即将来临。一直到二十三天过后，这颗彗星才消失。

在这段时间里，虽然的确有突厥入侵北方边境，但却被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所率大军击败。

八月十一日，高宗的灵柩平安无事地葬在乾陵的玄宫，有关乾陵一事，日后还会评述。

这一年的二月十二日，随着睿宗的即位，把年号改为文明元年，九月六日又改为光宅年号。这次更改的不只是年号，甚至连同皇旗，以及其它一切旗帜号令，全都改成了金黄色。

太后并且把东都洛阳改称“神都”，洛阳宫改称“太初宫”，对衙门名称、官职名称，也做了大幅度的变更，列举重要的于下：

中书省	凤阁
门下省	鸾台
尚书省	文昌台

吏 部	天官
户 部	地官
礼 部	春官
兵 部	夏官
刑 部	秋官
工 部	冬官
中书令	内史
侍 中	纳言
左仆射	文昌左相
右仆射	文昌右相

又将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左台监察京师百官及军队调动、奉圣旨派遣等工作，右台任务是监察各州；其它如省、寺、监的名称也全更改。

随着中书、门下三省的改称，如要其它官职的人兼任宰相时加授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今也改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及“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太后曾在武后时代的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已经将衙门及官职名称改过一次了，但又于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恢复原名，那次的改称，是把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使人有一切简化的感觉，推究其原因，当时大概企图因改称而使人心为之一新而已。

和上次相比之下，这次的改称的确非常合于文化潮流，不但辞藻丰富，而且富有女性般的华丽典雅，可说是高格调的改称。例如：把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分别改为凤阁侍郎、鸾台侍郎，这种意味，不论就字面或文词上，似乎都能让人感受到唐朝时代所爱好的端正典雅举止，威武而不凶猛的文武官员形象，实在可说是杰出的文字魔术！这不能不令人敬佩太后的才华。

随着改元的同时，将皇旗、所有旗帜的颜色改为灿烂的金黄色，将生硬的官衙名称改为诗情画意的典雅名称，将喜欢常住的东都洛阳改为“神都”……等，在基本上可以看出太后决心要将自己的“天命观”名副其实地付诸实行。

经过皇后、天后时代到现在，太后实际掌握天子大权已长达二十五年了。

虽然本身已经是独一无二的执政者，位高有如在九天之上，可是想要正式获得“天子”的名分，即使强如武曌，也感到十分困难。因为根据中国古老的传统，《书经》上早就明示有“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金科玉律了。所以，断然禁止女皇帝出现的传统儒家思想，成为她当皇帝的最大障碍。

为了要向这个空前的大障碍挑战，太后已经很慎重地，而且以无比的大胆识，积极做各种准备，现在她正要进行最后一步棋。

太后对四个儿子中的前面三个，都感到彻底的失望，因此，对这位天子睿宗旦，可说也已不抱任何希望，尤其睿宗在兄弟中性格又最象父亲高宗，这也是太后从开始就不对他抱有希望的原因之一。简单地说，即使是由李朝转变成武朝，文弱的睿宗，至少在表面上不敢提出异议，而宁愿当皇嗣。

武曌继而又想，睿宗在历史文化的熏陶中，加上他与生俱来的温厚、笃诚，就容易成为俗语说的“不焚沉香，亦不放屁”或“既无毒亦无药性”的写照了。如果他只是个中等官吏，或许能平安无事地担任下去，但毕竟不是能当天子的大器。如果睿宗当了皇帝，日后必定会成为权臣、外戚的傀儡天子，任人操纵，如此必导致国破家亡的凄惨境地。

对自己儿子完全失望的太后，开始把眼光转向娘家的武氏一族。

已经成为武士彠后嗣的武承嗣，在这年的五月，从礼部尚书升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挤入了宰相行列。除了他以外，武氏一族的人们，在太后的庇护下，开始大受重用。

九月的改元号，及官銜、官职的改称时，武氏一族都有显著发展。为方便阅读，在本章后面，列出武氏家谱以供参考。

在同年九月，武承嗣为追尊武氏祖宗，请求准许建立武氏七庙，太后答允。

内史(中书令)裴炎立即断然表示反对：“太后既身为国母，应以大公无私的慈心临天下。祭祀自家祖先是私事，为此而建七庙有欠妥当，请太后想一想汉朝吕后失败的原因。”

“汉朝吕后是因为滥给现存亲戚权威，才造成她败亡原因。”太后即刻反驳说：“我现在是追尊已故祖宗，有何不可？”

裴炎仍不让步，但太后不再理会。她倒数武氏五代祖先，全部追封为王公，妻子追赠为王公妃，又把亡父士彠封为太常魏定王，亡母杨氏封为王妃。

并且，在武氏一族的故乡——山西文水，兴建了“武氏五代祠堂”。

始终对这事反对的裴炎，当然使太后不悦，但表面上，还没发生什么风浪。

随着以承嗣为首的武氏一族的抬头，在旧臣势力之间，产生了不安与不满。

甚至连太后一手提拔扶植起来的北门学士出身的宰相——刘祎之，也率先在文武诸臣之中，提出了太后称制以来的种种不是。

“太后既已废昏立明，”他显然是指废除痴呆的中宗，立有明德的睿宗，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可是太后如今仍然临朝，究竟成何体统？现在应尽快将大权还给天子，以安天下人心才是